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方朝植

毛詩集解卷二

宋 段昌武 撰

召南

說已見周南 朱曰召地名扶風縣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鵲巢夫人之徳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徳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楊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葢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於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作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朱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是時之人歌詠以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于所指之人故序詩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後言

大夫妻者倣此

曹曰文王繼王季而有國安得謂之積行累功以致爵位當是大王王季起家而居有之當是大姜大任故以其詩屬之召南列于周南之次猶大雅首叙文王作周之詩而後以綿序文王之興以旱麓生民序先祖積累之功也然其終也摽有梅野有死麕諸詩序又言被文王之化益文王始因大王王季之所以教推而行之至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然後乃歸成焉王道成則風變而爲雅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孔曰秸鞠郭璞云今布穀也 歐陽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絶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居之 張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 黄曰詩人之意不在于鵲巢鳩居但以為維鵲能成巢維鳩能居巢鵲善營而鳩善守也惟國君能積行累功故能致爵位惟賢女有夫人之德故可以配乎國君

百兩百乘也 孔曰車有兩輪故稱兩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曰御迎也 東萊

曰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滎陽公曰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强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張曰惟其專静均壹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既曰婦人無攸遂雖拙何害婦人之德貴乎静正惟其有從一之志而無取乎能為之巧惟其能循法度而不貴其自出法度惟其能不失職而不貴其無所不職婦人而欲法度自已出則必變亂家法自能其能失婦人之分侵男子之事非天下之常也恒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人所以有感于鳩居鵲巢其意亦微矣哉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曰方有之也蘇曰據也將送也鄭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孔曰宣五年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王姬之車天子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所乘之車也在百兩將之之中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曰盈滿也鄭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曰成成其禮也曹曰成其為夫人之尊也又曰咏味鵲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言詩人欲以琴瑟友之欲以鐘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詩人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聖人之意深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也然采之必于池沼渚沚於其傍采之也曹曰陸草

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山澗之中者就以潔之也

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孔曰為菹以供豆實祭統曰夫人薦豆是夫人助祭以豆為重

劉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

廟大事於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曹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曰宮廟也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楚宮謂宗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曰被首飾也 孔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追師掌為編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而已 曹曰按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三翟為祭服首則服副禕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則服編褖衣御于王及燕居之服首則服次髮鬄

即次也非祭服所用侯伯夫人雖自褕翟以下亦不當以次為祭服也孔穎達知其不可乃復為之說曰被之僮僮為祭前在事之儀被之祁祁為祭畢去事之儀元不及正祭之服理豈得安按此夫人乃在商時不當以周之制禮為正也

僮僮竦敬也 劉曰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 夙早也 孔曰早祭日之晨夜祭祀之先夕先夕則視滌濯早則視饎爨 朱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毛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鄭曰還歸自廟還燕寢也 朱曰祭之日及祭之夜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陳曰在公則竦敬還歸則舒遲其禮容中節如此

張曰僮僮竦而敬也祁祁敬而舒也不獨賦其在公之時而復賦其還歸之際葢于是人情易以懈怠惟平時一于敬故於此亦不失也　段曰祭畢未始不敬但稍和易也鄉黨曰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出降一等怡怡如也

黄曰國君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强所能至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奉祭祀必若采蘩之夫人而後可左傳言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此詩言可以奉祭祀皆有深意學者當自

求之　姜曰鵲巢言徳如鳲鳩不能自營則冝若樸拙而無能者及觀采蘩於沼沚而用之於公侯之事在公則僮僮其敬有肅肅在廟之意還歸則祁祁其和有雝雝在宫之意然後知鵲巢之德如鳲鳩非果拙也無為其所不為是以能奉宗廟而不失其職之所當然者乃前日拙誠所致也　朱曰或曰蘩所以生蠶葢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宫即記所謂宫桑蠶室也公亦即所謂公

桑也事益蠶事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戸江反）

毛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曰釋蟲云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

也陸云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曰釋蟲云阜螽蠜也李巡曰蝗子也歐陽曰按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阜蠜形似蝗而異種生於陸阜曰阜螽生於草間曰草蟲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　鄭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朱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毛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　范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恥也　姜曰其戒懼之意如此或曰汗俗

之漸革乎不然男子役而婦人獨居亦常事耳況為大夫之妻而惴惴然僅免于濫何足云者鄉射食饗之樂歌三篇含草蟲而取采蘋蓋謂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曰蕨鼈也惙惙憂也　朱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張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正也　曹曰此正一之情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曰薇菜也　孔曰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羮亦可生食也　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東萊曰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又曰采蘩以職言舉

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曰蘋大萍也孔曰郭璞曰今水上浮萍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陸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王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　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

毛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金　王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劉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　孔曰祭在奥西南隅　朱曰室前東戶西牖戶西則宗廟室之牖下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　曹曰牖在正是室之西南隅也

尸主齊敬也　曹曰齊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也禮曰將祭之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于太廟乃可以交于神明也

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

也劉曰大夫之妻也　王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　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謂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怠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茍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朱曰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有齊季女則

幽閒貞靜之至也能循法度也宜哉　姜曰以季女稱大夫妻取其大質未散猶孟子以赤子之心稱大人也　曹曰桑中所刺言孟姜孟庸孟弋孟則長矣長者然則季者可知此詩言有齊季女季者齊則長可知也告往知來始可與言詩

陳曰漢霍光宿衛二十餘年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觀大夫之妻能循法度當如光之所謂不失尺寸者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毛曰召伯姬姓食采於召　釋文曰召康公奭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燕在周禮幽

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孔安國及鄭皆云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　孔曰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　段曰此詩陳文王初變商俗之事而詩之作則在武王之時　蘇曰詩稱召伯思之者之詞也　曹曰繫之周公則自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也故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為助其服周之化久矣　段曰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而周南不言教不稱婦職不說制度從政之言豈非心術念慮

之微乃法度政教之本原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曹曰蔽芾陰翳茂盛貌　毛曰甘棠杜也孔曰今之杜梨白為棠赤為杜陸曰今棠梨　朱曰翦其枝葉伐其條幹　鄭曰茇草舍也孔曰周禮仲春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曰茇舍　朱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　王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非真作舍于其下也

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曹曰因其陰翳茂盛而舍其下　左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曰召伯存之時常憩息此甘棠之下今

其人雖不在猶當勿伐𠃔棠葢覩其物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伯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李曰𠃔豈有刑法驅之使然哉　姜曰大凡居人上者必其心之傲虐也往往識度不弘修飾邊幅儼然尊大扞格而不相接雖有善教何自而能明召伯以侯伯之尊平易近民悠然田里屬其民而教召之莫不曲盡其情人心浹洽自然難忘於所茇以思其簡易於所憩以思其綢繆於所說以思其循循善誘之

意皆由平易近民而人情浹洽也豈必有以結民哉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朱曰敗折也　毛曰憩息也　朱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本作稅

王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姜曰攀屈而磬折之

毛曰說舍也　黄曰一篇大抵形容斯民思召伯之深而愛其所舍之木非愛其木也愛其人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徳當文王與紂之事　朱曰召南之風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是時當文王與紂之事文王之教既興則紂之舊俗微矣故其女乎能有貞信自愛之心然以其未純也故猶未免有彊暴侵陵之患必待

獄訟之明而後察與夫漢廣異矣段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貞靜端莊之德感人心于無競遠恥辱于動容貌之中其視自求伸于獄訟者為如何要之周南固無是詩而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也此詩皆女自訴之辭或曰詩人述之歟　姜曰倘是女子得理故作是詩以稱召伯耳若如解者之說則是貞信之教偏及女子而不能化男子也使別有訟偶是男子得理則貞信之教又先及男子乎說詩所以惡于固也　段曰江漢之男子幾不自克于非禮之私而行露之貞女乃斷然自辨于强暴之訟也如此要之男女有剛柔之異體剛者動常多體柔者靜常多動常多不剥則不復靜常多剥即得復矣動者難返靜者易復鐘聲一也靜者知之而躁者不知靜近于本而過于動者必遠於本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曰厭浥濕意行道也　鄭曰夙早也　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朱曰女子自述已志曰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葢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陳曰貞女保身雖衣服猶恐汙染彼且直以彊暴而逼我　黄曰此貞女述其平日自愛之意淫奔之詩曰無感我帨兮恐其汙我之帨此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心也而其拒

非禮之意則甚和平而婉曲矣　段曰剛特不移之節終期自信而不誣益惟先有以明人心之正信而聽訟之明則其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陸曰雀有咮而無角東漢注云角謂觜蓋方言則然也　毛曰速召獄埆也孔曰鄭駁異義曰埆者因證于埆核之處　鄭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

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朱曰無室家之道而致我於獄言其彊暴之甚也物與事有似而非者曹曰疑似之間所以致訟黃曰辨疑似必在于明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段曰室家之道但曰不足則亦非全無者矣此其所以疑似當辨也朱曰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　陸曰鼠有齒而無牙　呂曰鼠之穿墉以足而不以牙　毛曰墉墻也　朱曰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求其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又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黄曰或問曰當文王之時關雎鵲巢之化行而猶有彊暴之男淫奔之風何也曰當是時周家貞信之教方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比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

有將盛之勢而五陰猶未𨚫以遯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至于王道之盛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能片言折獄則巧辯者無所施其姦木訥者得以盡其辭然能聽訟而未能使之無訟則亦未足為風化之至故自大車之序觀之則行露之詩固已為召伯盛德之事自虞芮質成文王蹶生之詩觀之則召伯之聽訟

又不若文王之使無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張曰羔羊既言鵲巢之功致又言化文王之政國君之夫人以被文王之化故能成鵲巢之德召南之大夫以被鵲巢之化故有羔羊之德　朱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姜曰後世不達遂至牽合

鵲巢之功為文王之功多為飾說以求合序詩之文又以素絲五紽為裘敝不易但加縫焉以合節儉之語夫詩序本為後人說詩後人反或以詩說序每每遷就而求合其於詩也遠矣大凡詩人之詞簡易平直而意則獨至惟能以平易讀之不為遷就吟咏風人之意則語在目前而意獨悠遠然後為有功其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亦無可稱之善又無可述之功衣羔羊五紽之裘委蛇退食其賢自見鵲巢之功可想而見矣此所以有風人之妙思非後世刻畫之比節儉正直何足言哉　呂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或曰猶言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　曹曰若以正直之徳如羔羊然後服羔裘為正則古者狐白裘狐青裘狐黄裘麑裘貉裘狸裘其制不一又可盡為之說哉　段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政亦烏

可廢者而文王則非徒政之謂也精神心術在其中矣於文王之政之中識其精神心術之運始之以撿押防範而卒自悟于聲色之外焉是之謂化文王之政充之則爲聖賢可也何但節儉正直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孔曰鄭注周禮司服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用黑羔裘以玉藻云黑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諸侯視朝之服也　曹曰士冠禮云生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玄冠委貌冠也朝服十五升布衣也韠與裳同色故素裳則素韠衣與冠同色故玄冠則朝

服之正色亦玄也朝服既玄故用黑羔裘而以緇布為衣以裼之其上乃加朝服此諸侯日視朝之服也而卿大夫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

紽數也 孔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謂紽總為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孔曰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為線則所以縫非飾也內則注云紃絛也組亦絛之類　曹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縫殺不一　姜曰五紽者古之君臣通一羔裘即以素絲為節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則衣服以五為節亦猶天子之冕十二旒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諸侯之上大夫視天子之下大夫則其服以五為節明矣故以素絲文飾裘縫而謂之五紽若必韋合節儉之說以為緻而加縫則三章當有多寡如摽有梅之或七或三可也何必五縫

乎兼干旄有素絲良馬之禮取其飾也敝而縫之乃加以飾可乎然善于讀詩者此等皆不必辨詩意既不在此但平易讀之可也

范曰退食退而食於私家也　朱曰自從公朝也　毛曰委蛇行可從迹也　鄭曰委曲自得之貌　東萊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皆一說也　張曰重言委蛇者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益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悤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曰革猶皮也　孔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

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革是有毛得稱皮也緎縫也孔曰縫合羔羊之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曰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五故曰五焉鄭曰自公退食猶言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曹曰召南以上公而爲伯故其屬有大夫孔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類也注曰伯輿王卿士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朱曰興也　毛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張曰如鸛鳴婦歎之

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　黃曰何至此而復違於此乎何其不敢遑暇而少息也　歸哉歸哉冀早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段曰歸哉歸哉思之深長言則婉矣　呂曰此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謹其歸以復命也違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曰處居也　曹曰自陽而至於側自側而至於下言其役之愈遠而不已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范曰昔者聖人覌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

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于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俞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曹曰有昏姻之時有男女之時霜降以後冰泮以前昏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男女之時也　朱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

時也視桃夭則少壯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曰興也摽落也　朱曰梅木名　鄭曰庶衆迨及

毛曰梅尚在樹者七　曹曰所落者方十之三　朱曰吉卜而得吉也　曹曰男家自納采問名之後乃卜之于廟俟得吉卜然後納吉納聘至請期夫家又卜焉必得吉日然後使使者往告之　歐陽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曹曰此詩毛傳以梅落興女年之衰鄭箋以梅落興時之衰竊求詩人之意毛傳是矣鄭惟誤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故其說每失之孔頴達釋鄭意謂梅實未落十

分在木即仲春之月也即以仲春為昏姻之正時失之彌遠則時益衰在木者七其落尚少謂孟夏也在木者三其落盛多謂仲夏也頃筐塈之十分皆落謂季夏也此康成所謂時也然晉綢繆乃國亂而昏姻不得其時之詩一章曰三星在天康成以為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曰三星在隅康成以為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三章曰三星在戶康成以為五月之末六月之中其所序時節大抵與摽有梅相類而在摽有梅則為得昏姻之時在綢繆則為失昏姻之時何以為異哉　朱曰此一時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曰在者三也　曹曰所落已十之七　今急辭也　蘇曰失今則過矣　朱曰此又一時也　段曰其汲汲于保情性求復于禮之心乎

摽有梅頃_{音傾}筐塈_{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　歐陽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朱曰此又一時也　東萊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

蘇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説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强求其説則迂離而不當矣

段曰行露已速於獄而猶斷斷乎其自辨摽梅惜時

之過而汲汲乎猶恐失之充行露之心則摽梅之心見矣　陳曰此詩每章愈急何也皆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於自檢情竇一開奚暇顧禮故昏姻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節行未破之先學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志慮未分之日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孔曰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 段曰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宮闈之政天叙所存王者起居寢處之叙天理行焉故晦日坤與乾會望日乾與坤對天位太極而統動靜流通變化不可方體非地所得拘也地以方正順承而已故自夫人以至御妾皆有當夕之時而為配合之義 呂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張曰不妬忌者夫人之行知命之不可踰者為妾之道所當然此皆率其天理者也 姜曰小星言惠及下江有汜言美媵既言惠及下矣安得不以

其媵備數者乎葢小星爲夫人而作故先述恵下之意而後及媵妾之安分江有汜爲美媵而作故先言上下之分而後及和樂之情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曰興也　毛曰嘒微皃小星衆無名者也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孔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天云咮謂之柳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　朱曰三五言其稀葢初昏或將旦時也於義

無所取特取其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　黃曰小星喻衆妾三五喻夫人也肅肅疾貌　孔曰書傳曰古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徐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疾而夜行　朱曰肅肅整齊之貌也

宵征夜行也　鄭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　孔曰晚始往及早則歸異于夫人也　曹曰康成謂諸妾隨夫人以進御也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專夜安得與衆妾並進哉　朱曰命所賦之分也衆

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

見而起興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段曰近之而不敢不孫者必遠之而不敢怨者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曰參伐也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禮記玉藻注襌無裏曹曰裯毛公以為襌被則音儔鄭以為床帳則音廚今協猶字韻則其音義皆當從毛公耳猶若也程

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杷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鄭曰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孔曰嫡謂妻也媵謂

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姪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皆名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曹曰以序言之則先娣姪而後媵通而言之雖娣姪亦媵耳

陳曰序言江沱之間益詩人因是國益有是事則指其國之山川以明之江漢汝墳終南之紀堂東門之枌榆皆是也書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岐西之地故詩人因其分流而為沱以起興　朱曰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

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蘇曰不敢怨而俟其悔耳夫不敢怨者乃是使人悔過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敢以貴賤臨之葢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嫡之悔過而不敢以怨言犯之葢事之不失而嫡自悔矣此善原人情者也陳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汜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葢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黄曰天下豈有誠而不動之理哉人惟能誠於暫而不誠於久未為一善而已先責人之不我報則其不能感人動物也固宜江汜之媵妾愈勤而愈不敢怨若將終身焉此非勉也誠也誠

之所至天理之所感發夫人安得不自悔乎此至誠悠久之效也舜處父子之難而益盡其孝文王處君臣之難而益盡其忠皆此心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而復還水所者曰汜 鄭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 范曰以之為言用也東萊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 董曰江汜嫡沱汜媵 程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受其恩澤 朱曰言江猶有沱而

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悔之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東萊曰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 程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曰沱江之別者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 孔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皆有也 朱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多有此水也 東萊曰過如過從之過不我

過言不我顧也　鄭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　朱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　范曰嫡忘其禍心而和樂也

東萊曰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曰郊外曰野　說文曰麕麞也朱曰鹿屬無角毛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懷思誘道也鄭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東萊曰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誣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以吉士者乎

王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禮至薄也而猶愈於無禮

黄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死麕之肉人猶以其可食之故而包之以白茅之潔惟恐為物所汚況吉士可以誘懷春之女哉此深責男子之辭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曰樸樕小木也　東萊曰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毛曰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黃曰樸樕之薪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況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愛乎此深責女子之

辭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也吠符廢反

毛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朱曰此述女子惡無禮之辭言女姑舒徐毋徒動我之帨毋徒驚我之犬示已心不動必不許也朱曰毋動我之帨無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自可以見於不言之表矣姜曰此篇詩辭難解未

有的說皆由分章之誤又以反辭作說說所以未通麕鹿固可食林木固可用至於田野之間無故而忽有死麕人必惡之樸樕生於林樕之下榛棘蕪穢人必荒而去之白茅至潔之物其用可重矣古人所以寓精誠而將禮意也施之包肉束薪已失其宜況又野死樸樕可賤而不可貴也詩人以關雎興淑女以刈楚興擇妻則野麕樸樕詩人所不取以之比淫女明矣故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不應白茅包死麕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不應吉士而誘懷春之女也言之未足故二章又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不惟死麕可賤而樸樕死鹿亦可賤也又可以白茅而包束之乎闕

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曰伊維緡綸也　朱曰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黄曰但言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宜相為偶如合絲以為綸也　張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曹曰上以桃李為比亦以桃李二物色相敵也言得其配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楊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葢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朱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

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也廣矣葢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薫蒸透徹融液周徧自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曹曰王道成則風變而為雅矣此正風之所以終而小雅之所由始也歟

張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然則有二歟葢麟趾之序言公子之信厚則是在内者無不乎也騶虞之序言蒐田之以時則是在外者無不格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鵲巢之化是

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矣　朱曰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皥皥而不知為之者歟　張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

之類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曰茁出也朱曰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朱曰亦名葦豕牡曰豝曹曰田獵本以除害耳豕生子最多而尤害苗稼故爾雅曰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以其生子嘗多故别其少者之名也大蜡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是以知其多而害稼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東萊曰獸之多而取之鮮也朱曰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曰騶虞尾長於軀不獲生草東萊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

段曰麟趾騶虞之應豈非交物之有道人心　歐陽
和平物理安泰不猜于物物亦誠焉者耶

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

陳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朱
曰觀歐陳之說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
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　曹曰射義曰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說者以一發五豝為得賢之多故
樂官備非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名虞者囿
之司獸也齊師亦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夫司
至于獸則官備可知此詩主言田獵事則誠騶虞之
職也　陳曰按騶虞非獸名見于賈誼之書時諸儒
書未出所傳者真不應有義獸之說然以騶為囿名
則亦不經見今書言騶虞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御
澤虞山虞則掌山澤之官禮記月令秋季教田臘命
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山虞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

易亦有即鹿无虞之説則知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宜以多殺為心今也五而一取焉故詩人曰于嗟乎騶虞而能如是乎　李曰蓋言似騶虞之有仁心也亦如于嗟麟兮言公子如麟也歐陽之説以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説者未必以騶虞為獸考之相如封禪文獸者囿騶虞之珍羣則漢之時亦有以騶虞為獸者

鄭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東萊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

東萊曰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

殆不足以當之 朱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可以及于庶類故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真可謂之騶虞矣 段曰王道成而王政達王政達而王業著大抵於山林藪澤之氣象見之旱麓行葦由庚崇丘詩可以想見當時穹壤之間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 子公反 于嗟乎騶虞

毛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一百七十七句

毛詩集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單乃級

毛詩集解卷三

宋　段昌武　撰

邶鄘衛說附

朱曰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鄭曰武王克商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

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　朱曰朝歌故城今在南州衛縣西二十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　董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于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　曹曰以蔡仲之命考之周公致辟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霍叔在三監之數武庚不與焉蓋以三叔監商民故謂之三監武庚惟奉商祀於此不得有所專制也

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伐而誅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取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矣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　董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

曹曰衛爵為伯周公豈得以商千里之畿盡畀康叔哉意邶鄘初亦以封同姓而康叔為方伯得兼治之故季札聞邶鄘衛之歌而知其為衛康叔之德也孔書疏曰封之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圻內諸侯並屬之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畀諸侯西方即有黎路河濟之西曹地約千里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朱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從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從居于楚丘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州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七世至頃侯朱曰八世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陳曰孔子取頃公以下三十九篇之

詩列為三國而不合之于衛者不許衛之始滅諸侯也　朱曰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非特衛詩然也　程曰詩陳於夏而顧著于豳周人因后稷周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而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庭之不知豳大夫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國風乃皆為唐此數者猝而觀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正類止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耳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于北狄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地猶指中國為漢唐用事于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唐各從其稱謂之熟者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于衛猗嗟刺魯而繫之齊名稷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若事事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已矣　曹曰

邶鄘合于衛而作詩者本其山川風俗之所宜故雖同風而二國各以其詩見焉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孔曰頃公貞伯子當周夷王時　曹曰康叔之始封也稱孟侯康叔死其子稱康伯自康伯五世而至貞伯皆伯爵耳至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於是乃命衛為侯　鄭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　張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毛曰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　朱曰微猶非也　說文曰敖出遊也

東萊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朱曰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倚薄但汎然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

張（曰是信其妾之命而已）　毛曰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李曰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　曹曰衛國居

河淇之間故邶之仁人不遇與鄘之共姜自誓皆以柏舟發興蓋仁人不遇則思乘舟而去父母欲奪共姜而嫁之亦將乘舟而歸矣仁人思乘舟而去汎然從流無不可者然其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是以徒有隱憂也　朱曰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對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

毛曰茹度也曹曰茹者容受之意朱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

歐陽曰茹納也鑒之于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而我心不能如鑒之無所不納是以見疾于人王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也

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曰此公族之臣也故條類皆其兄子小人之黨則雖親戚亦不可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毛曰棣棣富而閑習也選簡擇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曹曰愚與之相為浮沉然其心之所懷不可改也　朱曰其操守堅正雖不遇而亦不變改也　呂曰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東萊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

愠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静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朱曰愠于羣小言見怒于羣小也 王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趨其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朱曰觀此可以曲盡小人之情態 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

朱曰迭更微虧也　歐陽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

范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曰如衣之不澣矣曹曰言常蒙汙辱而無以自潔也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　鄭曰臣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李曰此見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曰吾於柏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也　曹曰究篇中亦有兄弟之言及篇末不能奮飛之意其衛君同姓之臣與宗社同其存亡者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子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程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　鄭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曰綠間色黄正色　孔曰綠蒼黄之間色黄中央之正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孔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黄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　張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于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曰上曰衣下曰裳　孔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

之黄反為裳而處下　曹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曰訧過也　程曰絲之緑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　范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凄(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曰精曰絺麤曰綌凄寒風也　程曰絺綌者所以來風也　范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曰歸妾陳女戴嬀 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州吁弒之嬀歸莊姜送之作詩見己志也 鄭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序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其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辨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曰興也 孔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

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　李曰差池不齊貌毛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曰至野與之訣别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　王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　張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

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
如割其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　鄭曰
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毛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曰仲戴嬀字也　鄭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朱曰只助語　李曰塞實也　毛曰淵深也　朱曰温和也　毛曰惠順也　朱曰終温且惠始終如一也　鄭曰淑善也　毛曰勗勉也　鄭曰寡人莊姜自

謂也　楊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温且惠矣朱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已蓋稱其美以求敬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張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曰緑

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于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 鄭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 朱曰逝發語之辭 范曰言莊公不

以古之道處我故至困窮也王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曰寧猶曾也 東萊曰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義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曰冒覆也 張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毛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朱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曰畜養卒終也　朱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東萊曰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摇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恩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曰州吁往來皆

不可常　鄭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楊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　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曰陰而風曰曀　王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　鄭曰言我願言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東萊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詞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朱曰雷將發而未震　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

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義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　朱曰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擊鼓其鏜吐當反　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　曾曰鏜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用兵耳　鄭曰土國役土功于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李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獨得處於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勑中反

毛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東萊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朱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曰爰於也　歐陽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别之詞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别云我

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曾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　朱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曰契闊勤苦也　朱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　孔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偕老　朱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無所不同既成其約誓之言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申音兮

鄭曰于嗟嘆也　毛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東萊曰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

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

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朱曰不能安其室者欲嫁也成其志者七子成母之善志遂不嫁也段曰有七子而猶欲嫁豈本志哉情之流而已矣　黄曰大孝養志

曹曰詩言莫慰母心序言能慰母心意者感其言而遂不嫁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　母氏劬勞

毛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曰凱樂也風性樂育萬物　鄭曰喻寛仁之母　朱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　曹曰

凡草木遇春則生惟棘至夏始萌芽則其難長養可知矣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毛曰夭夭盛貌　毛曰劬勞病苦也　王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朱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曹曰聖者通達之名　鄭曰令善

也　朱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故以興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其自責也深矣　曹曰言母之
通達而好善無有過舉其不安於室則七子之罪
劉曰自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
去也　曹曰母有淫心而不安其室七子欲留之而不敢斥言乃自託於不令痛自咎責此大舜負罪引慝之意　陳曰此非謙德也通天下一氣耳吾其有以傷之故然乎所謂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也瞽瞍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固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　黃曰嗚呼吾觀凱風之詩而嘆其有虞舜之遺風也夫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負罪引慝其愛親之念皆寓於南風之歌豈非以南風長養萬

物如父母之於子其恩豈可忘乎

爰有寒泉在浚音駿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曰浚衞邑也　陳曰寒泉在浚之邑下曹曰水泉人用之所急也故古者建都立邑必依水泉之利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李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鄄地入濟今祥符鑿井于浚之旁而得泉者實浚之滋也喻已之成人實母之生育也　孔曰母無子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　陳曰吾屬若

此雖多何益也　朱曰至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婉辭微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曰睍睆好貌曹曰美澤貌　朱曰清和圓轉之意　蘇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説人而我獨不能説吾母哉曹曰七子自謂不能下氣怡聲以慰母心黄鳥之不如也　曽曰凱風盛於夏時黄鳥鳴於夏木

寒泉亦夏所宜是詩其因時起興者乎　段曰親與

已固同一氣也則天下顧豈有不可感通之親哉瞽

之頑也終必格焉第恐誠意之未貫徹耳烝烝乂東

萊以烝烝有薰灌融液之義觀是詩四章而自責之

誠意積而愈深吁是誠足以感通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孔曰宣公衛桓公子　朱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曰興也　朱曰泄泄飛之緩也　鄭曰懷安也

毛曰詒遺伊維也（孔曰語助）　朱曰阻隔也　曾曰雄雉

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令之阻隔蓋

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

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曰展誠也　范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曰瞻視也　朱曰悠悠長也　鄭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程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德行朱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曰忮害也　朱曰求貪也毛曰臧善也　張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東萊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陳曰此詩居婦作以昭其大夫之久役者也而其末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嗚孰謂樂天知命之學而婦人能言之哉凡人不知則慍則悶則悔在論語則曰人不知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易則曰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也在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三者古人所難也今也婦人勉其夫曰凡百在位無有知汝之德行者惟能不忮以為怨不求以為諂則亦何往而不臧夫忮心生於忿怨求心生於慕羨故古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至於疾人而求者常至於枉己二者蓋難兼焉不疾人不枉己非樂天知命者其孰能之夫子之門人惟由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夫子始許之以此蓋安命也以孔門上弟只於國風詩中適得一句學者讀詩如何苟簡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曰夫人謂夷姜　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孔曰陸璣云匏葉小時可為羮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匏瓠一也故又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瓠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　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

揭褰衣也　朱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

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　毛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軌雉鳴求其牡

毛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為軌

歐陽曰毛氏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

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于必進自謂

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獸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别朱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以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亦失之大遠矣

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説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　鄭曰昬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昬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昬矣孔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昬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歸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昬禮殺于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

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蓋蕃育雖仲春猶可行

王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遥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獨待之而不涉

朱曰以比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　東萊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

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朱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程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曰葑須也菲芴（音芴）也下體根莖也　鄭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蔔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 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菲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也 程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

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東萊曰韓愈謔鬼詩云白石

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毛曰宴安也　程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　朱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　鄭曰送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　陳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　孔曰言人誰謂荼苦此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　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　說文曰湜水清見底　鄭曰小渚曰沚　毛曰屑潔也逝之也梁所以捕魚孔曰周禮𢿱人掌以時𢿱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　閱容也　鄭曰遑暇也　程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

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波以為濁而其沚湜湜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范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 朱曰宴安于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曰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 歐陽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東萊曰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

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者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毛曰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　泳潛行也　朱曰浮水曰游

鄭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程曰就其深以下

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

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强勉求為之耳（朱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强勉以求之者也）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以救之）張曰皆婦人曲狥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曰慉養也鞠窮也　鄭曰及與也　朱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

讎　程曰惟其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絶其善故也　張曰昔育恐育鞠而下言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　鄭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

我有旨蓄敕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毛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　鄭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

潤色之也　程曰肄習也　毛曰塈息也　鄭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于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曾曰窮猶之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禦之無之時也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也　程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　朱曰君子棄絶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　蘇曰今黎陽　曹曰黎侯國也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　鄭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　孔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董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魯宣十五年下傳曰責衛宣公則伯宗所責狄人舉其故過也

陳曰黎上黨之東即古衛地衛之附庸也木瓜美齊衛人作也故其詩復為衛式微旄丘二詩黎臣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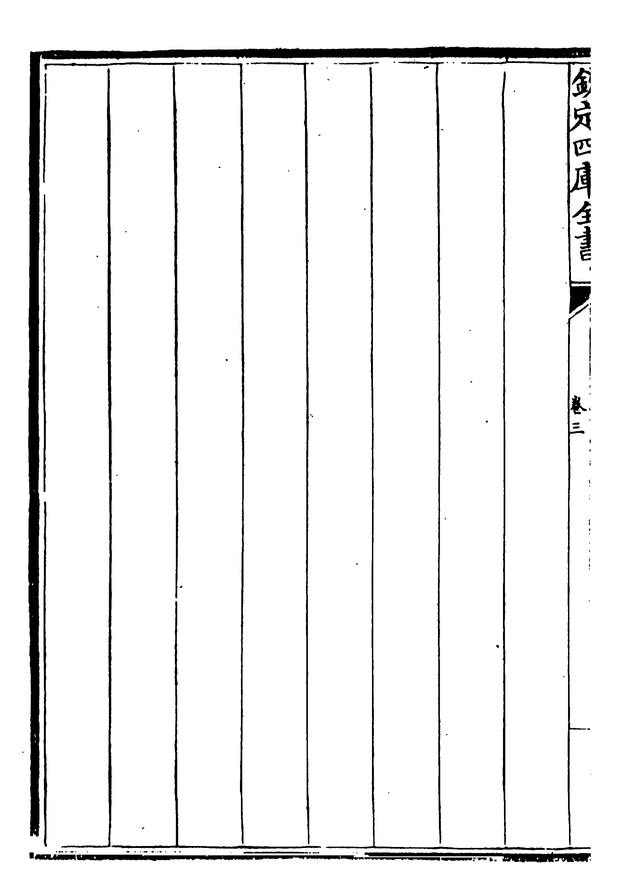
而得為衛者黎微也而附庸於衛故也　蘇曰載馳泉水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豈非以其為衛音歟記曰鄭音好淫亂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葢諸國之音未有同者因衛作詩以為衛音如越舄之病而越吟亦人情之所必然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范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鄭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于此

之辭

闕



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東萊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

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曰大夫狐蒼裘孔曰蒼裘所施玄端之裘也　曹曰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　朱曰蒙戎亂貌言敝也　東萊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尨茸　鄭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孔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　毛曰無救患恤同也　張曰狐裘蒙戎言人君倉皇奔告之意又曰蒙戎喻國政之亂當如左傳之所言也　朱曰自言容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于女乎

東萊曰黎侯所寓在衛東羇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嘆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朱曰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　毛曰褎盛服也曹曰漢策曰子大夫褎然為舉首顏師古褎然盛服之貌

鄭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

無聞知也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朱曰褎多笑貌朱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顔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陳曰瑣末控告聾然莫聽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毛曰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陸璣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曹曰衛以狄人為瑣尾而忽之至懿公遂為狄人所滅此玩敵之禍也向使却狄而封黎侯豈遽有滎澤之敗哉蘇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也黎國與衛國共被

之殹曰黎之於衛脣齒之邦也壤地相接黎亡則衛及矣使衛能奮義興師救災恤鄰非惟存黎抑足以固吾圉今乃坐視而不恤黎既不守衛其免乎其後卒有狄難是殆剝牀及膚者也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知衛人之德齊桓者深則知黎人之責衛伯也當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鄭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孔曰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吹之為黃鍾之宫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

鄭曰簡擇也張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禄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雜于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然其中固無所有矣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也

則凡能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

將且也　毛曰以闕

郭璞曰廣雅云翐之羽也　樂書曰樂師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為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翼者也古者王后之路重翟則重其羽而不厭厭翟則次其羽而不重翟不厭以羽飾之而已然則羽舞亦不過翟羽而已春秋之時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　又曰赫赤貌渥厚漬也　朱曰赭赤色也言其顔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毛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曰散受五升　程曰此章又言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

庭見之也　孔曰執籥秉翟而舞文舞也程曰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也　鄭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曹曰其赭然發于面色者徒沾卮酒之賜而已　朱曰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或曰渥赭赧而色變之貌　又曰此二章皆反覆道賢者之美而不得其所亦可見矣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曰榛木名陸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

苦孔曰孫炎曰本草云苓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黄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黄

西方王室王曰衛在王室之東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東萊曰西方指西

東萊曰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嘆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陳曰簡賢以具舞既舞而錫爵是以俳優畜之也雖然君不吾用而苟焉以供舞宜去矣而顧以甚武之力甚文之伎甚盛之容相從于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召之舞則舞其知往役之義歟故君子詘其身不詘其道辱於身不辱於禮獵較則可少貶則不可牧羊則可降節則不可簡兮之賢其知此也歟　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而仕伶官非特為賢之恥而實

衛之恥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　呂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　朱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

東萊曰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

親者謀乃人情之常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淺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王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　朱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　杜預左傳注

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

出宿於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　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毛曰遄病臻至也　鄭曰瑕猶過也（張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東萊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流肥　鄭曰兹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朱曰悠悠思之長也　毛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張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楊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　李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　張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曰北門背明向陰　朱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為

之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道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　蘇曰政事國之政事　毛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　朱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

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范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　毛曰遺加也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

去焉

程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亂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 程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

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　程曰虛寬貌邪緩也雍容之狀　毛曰亟急也程曰只且辭也　蘇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　程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曰喈疾貌霏甚貌劉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者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東萊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

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蹰（直誅反）

毛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説也姝美色也（鄭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曰後宮西北遼城隅

俟我幽間念彼姝呂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間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于幽間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

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　朱曰此女之美又可説懌皆願見之詞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　洵音狥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曰牧田官也　鄭曰洵信也　張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菓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虀菹供豆實　東萊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

逡巡待唱於後宫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宫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悦懌則所悦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説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

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遥反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毛曰伋宣公之世子　孔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不鮮

斯淺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　毛曰泚鮮明貌

劉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孔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孔曰

鮮王肅曰少也朱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　曾曰籧篨戚施皆惡

疾之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

人𢢆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鄭曰

伋之妻來嫁于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

謂宣公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曰洒高峻也劉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戚施不能仰者　東萊曰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

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偽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

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孔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　朱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

鄭曰願念也　毛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曰逝往也　王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隘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

曰不瑕有害惟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

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三